

慎终追远清明时，天上人间共安康

·编者按·

转眼又到“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时候。曾问过一位长者：“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每年坚持清明祭扫？”长者说：“人这一辈子如果没有根，走到哪里都是漂泊。只有站在这里，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将往何处去。”

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根”是祖先，是亲人，是故土。清明时节寻根问祖，其实是提醒我们做人不能忘本——既不要忘记自己从哪里出发，因何而出发；更要遵循父母的教诲，传承先辈的精神。

我们看似是在朝拜、祭扫祖先和父母，实际上，我们也在年复一年慎终追远的四季时光里，接受着先灵的静默倾听和照拂。至今仍能在永恒的父母的“面前”袒露真我，我们都是何其幸运的孩子。的确，祭奠的意义，在于内在的连接，更是生命的重建。

在中华传统智慧中，死亡只是改变了生命的状态，我们与亲人的连接一直都在。在这场年复一年的祭祀仪式里，最好的缅怀是记得，也是放下。而那些有关生死之事，教会我们在爱中学会告别。

清明节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又是中国传统中最大的祭祀节日。节气与节日合一，是中国文化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寒食禁火、冷食祭奠，清明取新火、踏青出游，一阴一阳，一息一生，透露出季节交替、辞旧迎新，更象征着新季节、新希望、新生命、新循环的开始。

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岂止是季节？生命亦是如此。清明时节，天清气朗，杨柳泛青，愿我们不负时光，珍惜当下，带着所爱之人的嘱托，勇敢而从容地过好每一天。

母亲：人生的“大女主”，儿女的“小公主”

去年6月，我们一大家人还为我们的“小公主”您过了90岁大寿。您戴上皇冠，穿着细格子衬衣，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地一次又一次举杯邀我们大家痛饮。

■ 邓伟琼

去年冬至，我最亲爱的母亲走了。我摸着母亲柔软的银发、光洁的脸庞，想着一生都格外整洁干净的母亲，好像在等待一个时机，而无孔不入的病毒也踩稳节拍，就这样，母亲走得干干净净，安静又祥和。

看着化妆师为您一层层上斜襟盘扣，我一层层为您捋直一身凤凰古装，就在爸爸生日这天，您随爸爸而去，双双魂归天堂。

母亲这一辈子争强好胜，如果出生在我们这个年代，她绝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女主”。记得小时候，一个字不识的她却是要求我们兄弟姊妹四个好好读书，于是我们都成了顶呱呱的读书能手。小时候全村人的春联都出自她骄傲的大儿子之手，那时最小的我总是双手撑着下颌，守在长条桌前看姐姐、二哥为大哥研磨铺纸，大哥总是用毛笔蘸浓浓墨，一挥而就。而母亲，则熬好了浓浓的米汤，看家家户户欢天喜地接过大哥的春联，您则随他们一起在门框和春联上刷上米汤，看春联周周正正地张贴在每一个邻居门上。那是我们家家户户的年，也是我们小村子全村人的年！

1979年恢复高考不久，大哥考出了不错的成绩，通知书却被人冒名顶替。爸爸那时在城口县政府上班，天高地远，信息不通。不服输的您硬是不等不靠，奔走乡里县里，据理力争，为大哥夺回了这宝贵的机会。大哥最终进了师范，成为一名优秀的高中老师，连退休后都还被全国各地私立学校争相聘任。

那天，看着长跪在灵堂哭成泪人的大哥，我知道他的心里有多痛。第一次您给了他生物学上的生命，第二次您给了他事业、精神上的生命！

那些天，我总是习惯坐在您的灵前，专心看着您的脸默默流泪，我只想多看您一眼，再看您一眼。常年侍奉在您跟前的是姐姐一家以及二哥二嫂，我和大哥只是偶尔回来，每次回来为您洗脸洗脚洗澡时的温暖还在，为您修剪指甲

时和您逗趣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去年6月，我们一大家人还为我们的“小公主”您过了90岁大寿。您戴上皇冠，穿着细格子衬衣，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地一次又一次举杯邀我们大家痛饮。您很少生病，记得有一次您胃出血，二哥着急忙慌，生怕有个闪失地将您背到医院，您却神奇地很快康复出院了。

80岁时，我们一家人去凤凰古城过年，您还健步如飞，说我太瘦，怕我累着了，执意要替我背包。我们一起过河时跳墩石，守在河边放河灯，外孙女心儿牵着您的手，先生牵着我的手，我们一起走在凤凰古城洒满阳光的古城中，一起去喝茶，一起坐在阳台的摇椅里摇啊摇，一起穿苗家的衣服拍照……那个年，是如此温暖，是我们尝试异地过年的开端，从此一发不可收——阆中、抚仙湖、越南、老挝、清迈……

70岁时，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和姐姐一家带着您去重庆中央公园玩，您站在草坪上，一会儿像个指点江山的老干部，一会儿又像个孩子一样，随我的公公婆婆一起玩起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去年我失去了爸爸，才突然体会到有一种悲痛是可以随时引爆所有被生活掩盖住的任意一点不顺或失意的情愫。尤其在最艰难的、被动学会告别的头一年，那种再也链接不通的情感淤塞，不时就会将人带入低潮的漩涡。所以也是有了一次不顾一切、痛彻心扉的哭嚎，我那缺角折损的心才得到一种大病初愈般的救赎和重建。该笑的时候笑，该哭的时候哭，哭过笑完，继续生活！

祭拜：缅怀故人，更是生者的救赎与重建

■ 章话

这些日子，接送孩子时都会发现在城中十字路口，总有人燃起半人高的熊熊火焰，仿佛大家互相提醒着，春天的“个节儿”已临。

“个节儿”是豫西北怀川一带特有的方言。意思是一年之中重要的祭祀节日，比如春天的“个节儿”是清明，夏天是七月半的中元节，秋天是十月一送寒衣，冬天那就是除夕了，是大祭，合族的宗亲齐聚本家祠堂，一同出发到坟园，先祭祀共同的祖先，再各祭切近的亡亲。

小城淳朴。在高质量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许多村落名犹在，形已销，但仍保留着在旧时的方位就便、祭烧“个节儿”的习俗。因此，我这个外乡来的本地人才得以看见：在清明将近的前奏，人们把对亡亲的哀思和想念，都折叠进一个个金箔的纸元宝，或成堆成捆的冥票和纸钱里，借着这天清地明、万物生发的契机，寄托着如法流通异界的情感。

城中的故事换到乡下的民间，则又是一番复古如新的天地：只要有返乡的可能，自清明节前半个月开始，就有人在春光烂漫的踏青途中，携儿带女地到达墓园，谨行家祭之事。

我们的根亲也在乡下，那天星期天，几位姑子姐就约我们一同去为公公婆婆“烧纸”。因我们孩爸排行老小，这几位嫡亲的姑子姐几乎与我们的年龄错开一辈，她们都已是儿孙绕膝的年纪，行事俨然是现时农村也不多的老派人，所以每回烧纸，几个姐姐都会在坟前真心真意地哭祭一场，而我这个做弟媳的，每次都要扶着她们劝好久，才能

略略将大家凝重的情绪从墓前的哭声收止中渐渐平复回来。

此外，每每在墓前给先人燃祭之前，在化钱炉上方的石板供桌上，总要摆满各式的供品。我的公公婆婆一共养育了六个子女，这次三位姑子姐也准备了各样水果、点心，甚至包装精致的零食。二姐今年还特意蒸了包子，摆上来时说道：“咱妈还在的时候，没事就喜欢蒸些包子吃。今天我起早发了面，蒸好一笼子带来，请二老尝尝。”孩爸又把一个全个儿的烧鸡放了上去，用孩子的话说说就是，“果然今天爷奶奶吃大餐咯”。

往往一边摆放供品，一边就有姊妹已将一把香点燃起来，并插在供案中部，再以土石固定住香座。又有姊妹把一叠纸钱用石块压好在坟头，接下来就是唯一的重头戏——烧纸了。

一开始我们姊妹伙们还有说有笑，一边说各种面值的冥洋越印越大，竟然还有全开整张的大票子，二老花不完也要存那边银行吧；一边又有孩子发现今年的纸票上居然还有二维码，难不成那边也开始移动支付了？恰好大伯哥正拿出一个手机的纸供，郑重地说：“给二老送个手机用，这可是智能手机哩。”我一看可不是？那手机壳上还印着一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商标。赶紧说妙，正好配套，用这智能机，扫那钱上的二维码，大概就相当于绑定了银行卡。

孩爸插不上话，站在最后面提问：一般清明时节烧纸都要说点儿啥？这话问得真不高明。会说的、想说的自然有的说，不会说的就都在那火苗下的纸钱里了。

再远的不说，就近的春节前后，三姐家新娶了儿媳，紧跟着马上又要添新人口，

我的小公主，皮肤越来越好了，这么白富美下去怎么得了哦！”

每一次您的眼神在迎我也在送我，一直在窗前。每当这时候总是会想起龙应台的《目送》，妈妈用她的目光跟着我的背影走过一级又一级石阶，那长长的石阶在妈妈的眼里是否如天梯一般，妈妈也一定在等我一次又一次的回眸。

可是在送别的那天早晨，有叔伯叫我们所有儿孙晚辈，一定不要回头，让妈妈安心地走。冰冷的清晨，我们安静地互相搀扶着走在青青柏树的小道间，我的泪水决堤一般，我在心里一次又一次默念——妈妈，爸爸来接您了，在他生日这天来接您了，你们终于不再分离！

妈妈，我的好妈妈！来生，我做妈妈，您做女儿！

我知道这一别便是“永生不相见”，这一别不是核酸的“阴阳”转换，而是我和妈妈的“阴阳永隔”。

“失亲”是儿女必须翻过的一座大山，而母亲永远是我好好生活的“坚强理由”。

■ 杨宁

外曾祖母离开我们已经26年了，但在我的记忆中她从未远走。她是豫南山区信阳新县一位普通的农村老太太，但她的一生在我眼里平凡却又伟大。

外曾祖母很少跟我们讲她的往事，我只知道她姓吴，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外曾祖父早年参加红军，在外公出生不久就为革命牺牲了。从此她孤身一人抚儿育孙、孝养双亲，一肩挑起全家重担，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坎坷里，维护了整个家族的枝繁叶茂、和睦向好，演绎了“一个人守护一个家”的传奇。

外曾祖母外表慈祥，个性坚毅。她的一生历经了无数艰难困苦，她总能刚强果敢、从容面对，从未被生活压弯腰，更不会怨天尤人。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情，她都能用坚韧的毅力奇迹般地做成。记得有一年出行遇到大雪封山，积雪没膝，那时她已70多岁高龄，硬是用一双小脚带着我、弟弟和表妹，走了十几里山路安全赶到县城家里。她对家里人要求也很严，在抚养我长大时，她总是教育我不管遇上什么事都不要叹气，更不要放弃，而是要用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努力做到底。

外曾祖母勤劳节俭，严于律己。她以勤持家、终日劳作，眼里总有干不完的活儿，每天从早忙到晚停不下来，更见不得家里人闲散无事的样子。她总是把自己和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条理不乱，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还时时教育督促家里人也这么做。

她80多岁的时候还上山采摘茶叶，后来不小心腿摔骨折了，恢复好后仍坚持劳动，能自己做的事情从不麻烦别人，就连去世当天她还在洗衣服。

外曾祖母处世周到、受人尊重。她小时候没有上过多少学堂，却善于从生活中学习，虽为女儿身，但心胸格局很大，富有人生智慧。她做人大气，待人真诚，宽厚谦让，乐于助人，凡事总为他人着想，宁可以自己吃亏，不愿占人便宜。左邻右舍以及与她相处过的人都对她印象深刻，称赞不已，虽然她已离世很久，亲人们还会时时想起她。

我小的时候，父亲在部队工作，外曾祖母帮助母亲带了我很久，我永远忘不了她的慈爱关怀和言传身教。她的点点滴滴仍会时不时浮现在我眼前，我总感觉她还在天上的某个地方在看着我，用她的精神指引着我、激励着我。

忆我的外曾祖母

去世父母的坟前抛洒伤心和委屈，一抒经久的情愫块垒吧。而这何尝不是一种有的放矢的情绪释放？该笑的时候笑，该哭的时候哭，哭过笑完，继续生活！

我家公公早已去世二十多年，我婆婆离开我们也有七八年了。记得婆婆刚去世那几年，我还很不以几个姑子姐随时开哭的“表演”为然，觉得悲伤父亲心里都有，但就那么哀嚎地哭出来也未免太夸张吧？但是，去年我失去了爸爸才突然体会到有一种悲痛是可以随时引爆所有被生活掩盖住的任意一点不顺或失意的情愫。尤其在最艰难的被动学会告别的头一年，那种再也链接不通的情感淤塞，不时就会将人带入低潮的漩涡。所以也是有了一次不顾一切、痛彻心扉的哭嚎，我那缺角折损的心才得到一种大病初愈般的救赎和重建。

人间的清明时节，也许是一场密集而大型的人生心理辅导现场。真是佩服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智慧。我们看似是在朝拜、祭扫祖先和父母，实际上，我们也在年复一年慎终追远的四季时光里，接受着先灵的静默倾听和照拂。至今仍能在那永恒的父母的“面前”袒露真我，我们都是何其幸运的孩子。

三姐被我好劝后，整个扫墓活动就全部结束了。再次确认好纸灰和燃香的安全熄灭后，我们就鱼贯离开了墓园。其时大家好像一齐都换好了另外一种心情，有的转身在看园外的竹林和桃花，梨花也正漂亮地开着；有的发现了据说会十分可口的黑桉芽——一种长在树枝上的野菜；还有的带娃去隔壁的农家乐看黑白相间皮毛的小香猪去了。我们真真切切地看见孩子们明显又长大了一岁，而曾经幽暗漫长的旧年和冬天都已经远去。